

一份珍贵的签名

□任志鸿

当我把高洪波童话集《一颗小泪珠》的扉页打开，展现给8岁的儿子，让他读上面的内容：“常任奕小友，在阳光下快乐成长。高洪波。”

儿子读后，惊喜地问我：“妈妈，您确定这是大作家高洪波爷爷的签名吗？”

“对啊！”我肯定地答复道。

儿子欢呼起来，将那本签了名的童话集小心地摆在书架最显眼的地方。而我的思绪却逆流而上，返回时光的长河中，去打捞与高洪波老师那些失之交臂的遗憾过往。

早在二十多年前，我就听说高先生的大名，因为他早就是家乡开鲁的一张文化名片。先生是开鲁人，而且他的老家他拉干水库与我的老家西保等村是实实在在的近邻，从县城到他拉干，我们村是必经之地，两个小村南北相望，仅仅3里路。今年8月，在全区儿童文学创作高层次采风创作流动交流研讨会议上，我得以聆听先生授课。授课结束后，我主动上前，向先生自报家门，说我是西保等村的。高先生亲近地回忆道：呀，我大姑家就是那个村子的！一下子她就拉近了老乡见老乡的深切情感，我也突然自大起来，觉得他就是我的邻居了。

我1998年刚从教师转行做《开鲁报》编辑时，就曾编辑过高洪波老师的作品，是从高老师寄给方纲先生的散文集《也是一段歌》中挑选的跟开鲁、跟童年有关的几篇散文，《柳桃花》《晨雾》《故乡的夏天》《打弹子》等。当时还在报纸上附了高老师给方纲的短信与四行诗：“湘清同志：出的一本小书，写个人经历，与故乡有关，故寄上留正。

打瓜记忆

□刘桂兰

“卖打瓜喽——五毛钱一斤，便宜了！”楼下又飘来那熟悉的吆喝声，一位老人推着三轮车在小区门口停了下来。我赶紧下楼挑了两个，到家攥紧拳头“嘭”地砸开，随着几粒黑色瓜籽崩落到地上，黄澄澄的瓜瓢裹着甜水顺着指缝淌下来。边吃边把黑亮的瓜籽一颗颗捡进碗里，说来也怪，这打瓜用刀切着吃总差点意思，非得用拳头砸开，那股子粗犷的甜才够味。眼下正是吃打瓜的好时候。

打瓜是我们内蒙古的特产，模样花纹像极了西瓜，却专作取籽用，所以也叫籽用西瓜。它的瓜瓢清冽甘甜，听说还有养胃利尿的功效。若论起用处，打瓜可真是浑身是宝：瓜瓢能榨成汁做果茶、酿啤酒；果肉能做成减肥饼干、果酱；瓜皮能腌成果脯蜜饯，晒干了还能包饺子；就连瓜籽，也比西瓜籽饱满得多，炒了是零食，磨了是糕点辅料，样样顶用。

只是如今的打瓜，像是换了种。个头比从前大出不少，最大的能有十来斤，非得用刀切不可；瓜籽反倒小了些，有的瓜瓢还泛着红。我总疑心，是打瓜和西瓜杂交的缘故。记忆里的打瓜可不是这样——瓢是浅淡的鹅黄，一个也就二斤来重，一拳下去“咔嚓”开了，毫不费力。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土地还是集体的。两三个村合为一个大队，每个村再分成几个小队。我们小队的地还算肥沃，种着玉米、高粱、谷子、小麦，独有那片沙土地，年年种打瓜。每年8月打瓜一熟，就到了开园的日子。社员们都能去地里随便吃，规矩只有一条：不能把整个打瓜带回，吃完了瓜瓢，必须得把瓜籽留下。生产队早在地边备好了槽子，专门盛瓜籽。等好瓜被吃得差不多，社员们就把那些快烂的打瓜捡来扔进槽里，脱了鞋光着脚踩碎，挑出瓜皮，再把瓜籽一遍遍淘洗干净，晒干了就能卖给粮库。

开园那天最是热闹。人们挎着筐、挑着桶往瓜地涌，蹲在地里敲敲这个、拍拍那个，听声儿辨熟不熟。摘满一筐就带到槽子边，拳头一砸，豪迈地挖起瓜瓢往嘴里塞，瓜籽“噗噗”吐进槽里。自己吃得差不多了，就把剩下的瓜瓢装进桶里，带回家给没能来的老人孩子。孩子们最会玩儿，挑个稍大的打瓜，掏空了籽，再把别的瓜瓢塞得满满的，做成个“打瓜罐”。也有那心眼活络的，偷偷把瓜籽藏在桶底，上面铺层瓜瓢，有时竟能瞒过检查的人，乐得偷着笑。

瓜地里最疯的是半大孩子。吃饱了就在瓜秧间撒欢儿追逐，绊倒了也不哭，骨碌爬起来接着跑。打瓜利尿，瓜地边的小树林就成了天然厕所，大家心照不宣地分开——这边是男人的地盘，那边归女人。跑几趟厕所回来，接着吃。孩子们的小肚子瘪了又圆，圆了又瘪，直到尽头西斜。

傍晚时分，人们挑着装满瓜瓢的担子，挑着盛瓜皮的筐往家走。记得有回我和同伴往回挪，碰见同村一个男人挑着担子从旁边过，前头是装满瓜瓢的水桶，后头是塞得鼓鼓的瓜皮箩筐。看着那晃悠悠的担子，同伴调皮地喊了声：“扣斗子喽（就是担子翻了的意思）！”那男人回头笑骂：“欠揍！”偏巧他姓寇，外号就叫“扣斗子”，惹得我们俩笑弯了腰……

“打瓜，打瓜，五毛钱一斤——”楼下又来个卖打瓜的，吆喝声混着晚风飘上来，像极了多年前瓜地里的热闹。

一种遥远而又困惑的感觉包围着我。我在摸蚌，也在想摸清自己的思绪，摸出自己童年的记忆，摸一摸久违了的轻松。”

当我重读这些文字时，我已从二十几岁的姑娘变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从县报到地市报，编辑的岗位一直未变。在聆听高洪波老师讲述他在《文艺报》的编辑经历时，我深受感动。他曾骑自行车穿越北京的大街小巷，约稿取稿，为了等一篇稿子，不知付出多少辛劳。他们与作家结下的友谊胜过师生，胜过亲人。高老师特别提到与冰心老人的交往，说冰心老人平易近人，交稿速度倚马可待，住院期间与护士的交谈如何像孩童一般纯粹有趣，冰心去世时高先生和几个文艺界老朋友扶灵哀悼，这样的情意早已超越了作家与编辑的范畴，令人敬仰动容。

高洪波老师虽远在京城，却时常回归故里。祭拜祖母，探望师友乡亲，还有念念不忘的家乡烈士——人民音乐家麦新。我在《心香一瓣祭麦新》里强烈地感受到高先生对麦新烈士的仰慕之情，他为麦新撰文作诗，又不辞辛苦辗转乡路到烈士墓前鞠躬献花，了却多年夙愿。这就是从我故乡走出去的文化名人，身材高大、著作等身，却真诚质朴、永葆赤子之心的乡友高洪波。

有几位开鲁的文友都记得2017年7月与高洪波老师回故乡时的近距离交往，而我那时刚刚生育了二宝，再次与高老师遗憾错过。

2025年8月，这是我们初次见面。高老师说他8年没有回故乡了，我心里明白，因为二宝已经8周岁，即将上小学三年级了。在二年

级下册的语文课本里，他们刚刚学过高老师的童诗《彩色的梦》，那一瞬间，我想到了家里有高洪波老师童话集《一颗小泪珠》，如果有机会找高老师签名，那该多么有意义啊！

高老师给我们授课结束后，就回开鲁给祖母扫墓了。第二天，我们在开鲁麦新纪念馆再次重逢。高老师饶有兴趣地浏览着麦新的图文资料，边走边听讲解员的解说，还时不时与记忆里的麦新事迹核对。再次讲到麦新的身高问题，他说与贺敬之先生核实过，麦新中等身材，与陈学昭写的“身材高大”不符，因为陈学昭本身不高，看别人身高的视角不同，所以显得麦新“很高的样子”。为此，他还特意给方纲老师写信说明这件事，不让家乡人民对英雄的形象产生误解。

浏览结束，到了题字拍照环节，我找个机会，从包里拿出《一颗小泪珠》递给高老师，恳请签名。高老师欣然接过书，打开扉页，问小朋友叫什么名字？未及我回答，细心的高老师已经发现书上写着孩子的姓名，便俯下身来欣然写道：“常任奕小朋友：在阳光下快乐成长。高洪波 2025.8.14 开鲁。”

我捧起书，看着这份真诚的寄语，百感交集。在故乡，在开鲁，在相邻村庄出生的两个孩子，在半个世纪后彼此遇见，从此给一个小小少年的心里种下一颗温暖的种子，这也可能是文学的缘分和魅力所在吧！

散文天地



梦想披在肩膀上

□蔡瑞涵

梦想着，教室里的孩子们将我紧紧围住，如星星在我身旁。他们眼里亮光闪闪，落在我的头发上、脸上、肩膀上。他们用天真无邪、清澈热爱的眼神做成一件美妙的披肩，把我装扮成“灯塔”，发着属于他们心里的“理想之光”。

我将站在讲台上，目光向左，光荣榜前，孩子眼里藏着小星星，用“眉飞色舞”来遮掩着内心的激动，我看他的样子，忍不住笑；目光向右，怎么还有个同学，看到了委屈的表情在脸上，鼻尖上沾着没擦干净的泪痕。

我转身，捧起他红扑扑的小脸，就像捧着小苹果，刚刚落花而成型。

他们，有的沉静，有的奔放，有的热情似火，有的清凉如泉。他们闹闹腾腾，像极了蜜蜂、蝴蝶和蜻蜓，落在水边的草尖上，花朵们竞相开放……笑着追逐，跳着赛跑，欢呼、尖叫，小小的脚丫在校园里发出雨点般的轻快节奏，伴随着时光的钟，滴答、滴答。

将来，校园板报、文化走廊，到处都有“小明星”的影子，品德小明星、科学小能手、小小文学家、各种各样的“星”在教室内外闪烁，窗前的花坛里四季飘香。立刻，我眼前星光闪耀，每颗都有各自的轨迹和光亮，我会把他们读书的眼神，像古老的文字镌刻在心上。

我好奇放学的铃声，当铃声好听地响起，间间教室都像装满星星的玻璃罐。盖子被打开的瞬间，书包追逐后背，他们快乐得如同跳跃的脱缰小马，在草原上撒欢儿，眼里的光比星星还亮，足以把天上的银河填满。

当最后一个蹦跳的身影消失在楼梯转角，无数次推开的教室门缓缓地掩上，我将用红笔在作业本上留下与选读每个孩子的悄悄话：“我将是你们身边最稳妥的绿叶，等着秋果红透。”

新学期开始，我即将上任，成为“新老师”。我珍惜我的梦想，教书育人。当天晚上，结束“晚自习”，天上的星星刚好眨起眼睛，露出调皮的表情。我会披上星光编织而成的披肩，迈出教学楼，坚定地走向万家灯火。

岁月沉香

让我变成星星崇敬你

□冬雪中

老师，街灯已经把你的影子映在路边的墙上了，移动的画像舞蹈翩翩，一晃一晃。此时，晚自习已经结束，天空上的星星逐渐清晰。老师，我想变成星星，藏在你的影子里，偶尔喊声老师你好；偶尔加快脚步，静悄悄地从你面前闪过。

你的幻觉里是不是有了我的声音？因为你停下脚步，微笑挂在面上，天上的星星闪了闪，亮又亮。老师，你想起什么了？我和我们的白天，在你目光所及之处，走廊上鱼贯而行，操场上跳跃嬉戏，课堂上全神贯注……

其实，我现在想跟着你回家，晚上听你梦里的童话，一个一个形象走出来，到这灿烂的星空里跟

治愈了这位主人公儿子，培养了医者仁心。

岁月漫漫，我们都是匆匆行者，时光如同一把无声刻刀，悄然在我们的行程留下或深或浅的痕迹。我们曾在春日的微风中，追逐飞舞的花瓣，感受着新生的喜悦；也曾在夏日骄阳下挥洒汗水，体验生命的热烈；秋天的落叶是时光的信笺，每一片都写满了故事，我们在落叶纷飞中沉思，感悟着生命的沉淀。天空、大地，与万物融通，引领、感知、觉醒，冲刺的动力……这些都是时光的馈赠，让生命保持心中的善良与信仰，才有前进的力量。

撕下一页一页日历，才知道岁月已近古稀。漫步林荫小道，忽然特别眷恋身边所有，在这辽阔无边的大自然中，我仿佛找到了生命的意義，那是一种与万物共存的感觉，是一种在岁月流转中对生命本真的体悟。

生命的体悟

□罗沙

望，而真正能从泥潭深渊中奔腾而出的，除了别人的引领及唤醒，更重要的是自己的觉知。认知的高度将影响和决定存在的价值，能不能把自己活成一道光，绽放所有的美好。

最近，我也学着老人的样子在听有声书《我和我的父亲》，书中故事梗概：主人公父亲中医世家，救死扶伤无数，众人大赞许这个中医世家的医德。到了主人公儿子这一代，大学毕业以后却要去经商，主人公气恼也无济于事，无法阻拦。直至儿子在商潮被逼亏本，几乎搭进了全部家业，儿子才幡然醒悟，从零开始学医。逆境中感知，有些生命光生存已经是困难重重了，患者以性命相托，医者又岂敢逃脱重责？不知道是医者治愈了病人，还是患者的生命相托

土地与成长

絮语

灵安州遗址

□郝燕飞

青苔在断垣残壁上写下
一串密码
是废墟深处
千年的指纹
在时间的河床里日夜的打磨
渐渐地褪色
一段时光在夯土里生根拔节
另一段时光蜷缩在某一个角落
被慢慢地遗忘
曾经的喧嚣
在历史的潮声中隐退
灵安州这座古老的小城
有多少踪迹可觅
城墙的背影
如躬身驼背的老者
口齿不清地说着
岁月留下的斑驳
古老的勒勒车碾压着晨昏
车轮的痕迹
被时代定格
马背上的汉子
带着破风的锐度
与归心的灼热
守着一座城池
再用血肉之躯
供奉着月光与野心
当铁骑扬尘在旷野里消散
风也无法说出
那年春天的遗嘱
千年的雨敲打着瓦片
千年的风吹着残砖
灵安州这座古城的故事
写进一页泛黄的残卷
在某一个深夜
在诗人的笔下彰显

通辽册页

□张威

沙棘把根须扎进龟裂的记忆
樟子松站成守望的界碑
三北防护林的第六个春天
正沿着沙丘的脊梁挥毫泼墨
当巡林人的马蹄铁沾满月色
沙丘退后三步
让出春风的印鉴
西辽河在古籍的折痕里醒来
青铜的波纹漫过敕勒歌谣
如今水流重新学会蜿蜒
如哈达拂过沙丘的胸膛
这是大地新生的脉带
正酝酿母语的初啼
老窑的烟火里，骨雕与陶纹在青砖上凝结
合作社的账本正续写新篇
光伏板蓄满鹰翼掠来的风韵
敖包相会的石堆旁，风力发电策马扬鞭
蒙古包的炊烟飘向远处楼房
马头琴上，各族人民同奏吉祥
我俯身，拭过沙棘的刺
这些倔强的绿意，曾把风沙咬成齑粉
草原在科尔沁的伤疤上重生
不提凤凰涅槃，又复苍狼传说

“文润西辽河 大美科尔沁”
主题文学征文